

高僧傳卷第十三

十四

三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唱導

經師

尹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
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暢玄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尹三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
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
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
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
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

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
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
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
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
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
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
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
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
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旣
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

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
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
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
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
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

尹三

二

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
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
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
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
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

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
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即放
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
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
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
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
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翹
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
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
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

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
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
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
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滄瀆口稽首盡
虔歌明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
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尹三二名迦葉三
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
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
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

心束想乃見神光皎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
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
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達
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
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
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
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殮蔬幽遁求絕人途
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
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

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
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
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末和中來遊京師常
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
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
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
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仍
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
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

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
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
即勅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
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冶丈六金像
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

尹三

四

迎顓者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鑿
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
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
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
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

謚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
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舍光趺長七
尺二寸謚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
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
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
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
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
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今誠感何憂不得
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

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刹柱受
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
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
上豎立爲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成歎神異
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

尹三

五

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鬪
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
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
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

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
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篋
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
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
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
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
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
並皆叅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
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

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閣之狀乃結草成
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顛富春人陳載並
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
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
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
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
漑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
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
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
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
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
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
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
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
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曾方尺
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
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
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曾前果有焦
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
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
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
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
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
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
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
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
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
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

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

尹三

七

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

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
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
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
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
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
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
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
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
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
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
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
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
永安諸寺敬旣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
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
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
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
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
終之日室有竒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

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
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
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
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
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
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
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尹三

八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
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
博通經律志業强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

宇先聞猛公西遊備曠靈異乃誓欲忘身往
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
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
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
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
茲國金鎚鏢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
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
土獻賈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
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
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綖沙門

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
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
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
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
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

尹三

九

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
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
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
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
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

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
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
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
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
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
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
與暢同寔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
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
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

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
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
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
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
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
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
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
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
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擊爐發誓願博

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
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
初就彫剪竦鑿移年僅成面樸頌之護遘疾
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
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
尹三
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
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
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
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
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

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
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
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
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
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
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
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
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

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
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
頂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
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

尹三

十一

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
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
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
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
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爲僧主止京
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
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
王仲德所造光相之竒江右稱最州境或應
有灾祟及僧尼橫延豐戾像則流汗汗之多
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
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
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漸時
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
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

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
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
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
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
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主具表其

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覩靈異誓願瞻禮
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
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
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
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

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
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
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
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
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

尹三

十二

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
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
飛鞞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
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
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

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
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
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旣成比丘
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
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
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
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
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
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

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
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
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捷推禮拜
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
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
尹三
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
十三
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
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
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

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
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
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
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
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
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
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
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
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

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氎釋迦於
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
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
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
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
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
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
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
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
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

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
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
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先宅丈九顯曜京畿宋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
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

尹三

十四

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
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
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
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勗哉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
依現竒表極顯瑞旂威巖藏地踊水汎空飛
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
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

尹三

十五

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
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
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
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
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十卒於河北即石

虎未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何大明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
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
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
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
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
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
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
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

出家止白馬寺爲曇齋弟子共傳師業響韻
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
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
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
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
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
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
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

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
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
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
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
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
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
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
故偏好轉讀發響合竒製無定准條章析句
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

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
誅轉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
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
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
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
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
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
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
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
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
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竒
特技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
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

尹三

十七

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
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
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
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

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
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
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
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
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
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
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

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
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
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
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未明七年二月
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誅維摩
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
法更誅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
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
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
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

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
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
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
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

尹三

十八

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
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
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
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先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蕢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
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
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
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
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
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
滿僧胤慧豕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
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砢磔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尹三

十九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

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巳上八人無

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
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
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
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
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
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
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
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
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

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
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
亦在處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
響於梵宮或今無相之旨奏於箎笛之上或
使本行之音宣於竽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
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
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竒若用梵
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
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

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
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
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
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
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
存止一千而已尹三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
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
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
等並慇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
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

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
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
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
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
馬蹠蹈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
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
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
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
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
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

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
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
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
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
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
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
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
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
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
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

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
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
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
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
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
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旣與俗違故宜
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
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
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
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
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
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
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籥公所造
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
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
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
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
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旣同是聲例故備之論
末

唱導第十 十八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尹三

廿二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

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又之齋竟別觀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

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
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
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
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
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
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
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
刮除涎唾以傳癬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
宿之間瘡痕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
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

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
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
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
車騎藏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
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
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
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
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觀一萬後勅爲京邑都
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
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
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
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
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
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
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
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
浮僞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
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

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
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
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
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

尹三

卅四

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
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
論識悟過人一間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
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

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
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
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
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
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
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
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
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

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

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愨孫

尹三

壯五

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旣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

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
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
矣以齊求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
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
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儒以事聞
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
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
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
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

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

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
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
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
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
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

尹三

廿六

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
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殼沈
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
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
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

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
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鑲謂
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
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
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
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
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
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
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

共欲減衆僧牀脚今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
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
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
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
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尹三

廿七

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
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
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
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
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

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
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
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
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
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
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
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
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
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
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

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
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
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
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
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
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
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
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
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

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
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
也事法願爲師旣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
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

尹三

廿八

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
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
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
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
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

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
寶與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
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
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
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
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
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
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
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

後代傳受遂成未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
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
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
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
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

尹三

廿九

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
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
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
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
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

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
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
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
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
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
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
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燿
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
舍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
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

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
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翰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
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
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
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
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
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旣
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
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

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
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
臨時抽造寒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
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
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
尹三
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
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
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惺切枯回 歔歔歔 歔歔歔 泣泣咽 而而抽 息息也 滄滄音 戶

唄梵蒲拜切 鄮莫候切 墟之亦切 胛古狎切 鑪也

良倨切 篲竹器切 迨胡玩切 艘所鳩切 蠃也 蚌也

與涉 繚口阮切 鑄子泉切 矍居縛切 鏗初限切 典切 蠃於殄切 蚌大 悍侯肝切 性性 葺七入切 鏢也

刻同 瑩烏定切 崇雖遂切 豐許覲切 韜拜 切也 磨飾也 禍崇也 怨隙也 韜拜

韋囊也 惜於金切 簫以灼切 托烏貫切 腕切 切也 火切 金切 灼切 托於革切 腕腕

握臂 蕘苦怪切 碎碎披萌切 磕石相築聲 蹠也 與同 同切 渠足 湮於真切 寮力昭切 蹠也

也握臂 蕘苦怪切 碎碎披萌切 磕石相築聲 蹠也 與同 同切 渠足 湮於真切 寮力昭切 蹠也

蹠蹠具員切 不伸也 湮於真切 寮力昭切 蹠也



之清也
著書之切
蒿屬

鑿與鑿同
躡壁吉切
也切

推揚推也
漭雜也
切

